

假如单位也有家长微信群

家虎

大学也有了家长群！有学生抱怨：都上大学了，还搞成绩排名跟家长告状这一套！

初看这新闻，很是欢乐——假如单位也有家长群，岂不美哉！老年家长们每天盯着群消息“歇斯底里”，将受到单位批评的中年孩子拉回家说教一番；单位成立家委会，值班、扫地、开会，填资料、做汇报、写总结……大事小事全由家长包办，那样还用不上啥班呀？业绩完不成，单位把家长喊来猛批一通，家长为了孩子评优评先，叫上七大姑八大姨，东拼西凑，轻松搞定，单位再也不用担心业绩完不成了……

那画面太美，我实在不敢想象。再看这新闻，只有苦笑——对比一下，我们以前读大学，多么幸福！

今年3月，母校樱花盛开，大学老师邀请我们来一场赏樱聚会。离校15年，各种往事涌上心头。

老同学回忆说，读大三时，家境一般地她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是面临读书和就业的抉择。院系领导知道后鼓励她，赶紧抓住这难得的工作机会，学校可以给她保留学籍，她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现在的地，已经成长为一家上市企业副董事长了。

我也分享了一段趣事。读大学时，有的老师照本宣科，如同念经，索然无味，只有新闻评论课老师，手把手教学生写评论，耳提面命批改评论作业。于是我写了一篇散文《我的“苍黛”老师》，严厉“抨击”了他这种“不随波逐流”的大学老师。老师不仅没怪罪，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鼓励我发到报刊上去，最终作品成功发表。这件小事坚定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决心，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新闻报了”。

说一千道一万，都汇集到一点——感恩于母校“自由的环境”，感恩于老师提灯引路，让我们自己找到奋斗的意义和努力的方向，茁壮成长、静待花开。

如果当时有家长群，我俩估计都得被请家长了，都得写道歉书了，都得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了。

深看这新闻，我怎么都笑不出来——这是对学生创造力的摧残，多么悲哀！

大学家长群一出现，就遭遇质疑。大学家长群存在的原因，是不少大学面对缺乏自主学习、自主管理与自主规划能力的大学生

时，缺乏耐心与精力去培养他们的自主能力，而简单粗暴选择沿用中小学的管理方式。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甘阳的“大学工厂论”冲上热搜，引发社会广泛讨论。他表示，“为什么学生进了大学很不快乐？其中一个原因，现在大学越来越像工厂，院系像生产车间”“大学内部的评价系统和内卷是连在一起的，它迫使学生疲于奔命”“表面上没有人磨洋工，全都自愿加班加点，就像一个小仓鼠一样”“不是在培养人，而是在培养学习机器”。

试问，天天有大学家长群监视着，毫无自由空间可言，谁还能快乐得起来呢？

关闭这新闻，我陷入沉思——出路在哪里？

同样是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考察调研。我注意到新闻报道中这样一个细节，在学校展厅里，一张张百年前学生们参加体育锻炼、义务劳动、野外演习、社会实践等的老照片，展现出一师坚持“三育并重”“身心并完”，让学生全面发展的先进办学理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也要重视这个问题，不要流于只教知识。”

“不要流于只教知识”，在我们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这所大学培养出了一批老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名师大家，承续着千载文脉。

好学校的标志是什么？怎么办好学校？总书记语重心长：“学校的办学宗旨，既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又要引导学生立志报国。”归根到底，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

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本质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当今时代，世界又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工智能的发展脚步越来越快，其影响深入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教育领域也概莫能外。

为此，我们的教育“不要流于只教知识”，而要注重创新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重视学生创造力的发挥；注重感性教育，为教育注入人文的温度，而不是一味只重视理性能力的培养；注重伦理教育，让学生守护自己为人的本质，而不是让人成为被科技捆绑、被科技异化、逐渐失去能力的科技傀儡。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样的大师，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如果大学以“只教知识”“只盯着成绩”为目标，那这样的大学教育也就真的完蛋了。

03

株洲日报

文艺

2024年4月14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邱鹏
校对：贺天鸿

诗歌

现代诗三首

田瑛

齿轮

它咬着，一个一个密合过去
我想起九郎山上的护栏
铁丝做的网

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的联想
像断裂。一个女人的脉颈
拉出一根白色的经络

我记得我是跳过机器
断下开关的，同事的那只手留在了
而循环继续。我们的意志
必须在齿轮以外

一根皮带想起的

更多的胶片绕着自身
形成大的环
一个一个套住自己，被捉起

我确认过，这是必然
我行进其中，它仿佛一个房屋
必须有一条属于它的路

我走神。仿佛回到故乡
来到老屋的篱笆前
正准备提起那张竹枝扎成的门

提升机

二楼上，有人接应货物
一道程序的结束，必须关上一道铁门

我无数次出走这样的场景
关门声像我回望发生的尖叫声

我们一直如此循环于旅途
落入文本的不多，有一些重点

关于提携，类似这样的一部机器
——我站在自己最老的前一夜
我合上眼睛，往上升
这一次，我的终点不在二楼

散文

拔野笋

肖斌

弯腰、抬头、提臀、旋转，跨过横杆，钻过刺蓬，低洼里这支，我手臂伸长，拨；隔壁蓬外那支，我左腿弓右腿直，右腿插出去，腰部发力变右弓左直，拔之。万绿丛中，我蹲行，左穿右穿靠近，拨。什么是“蹲行”？屁股差不多挨着地面，两条腿移动，左右前后，像只蜘蛛穿行在密密麻麻的蛛线上，不过我躲避的是竹林蛛线，准确靠近我的“猎物”笋子。

这块笋地，是前几年我无意中发现的。女儿养了“阿迪”(兔子)，奶奶告诉我这边是蒲公英“宝座”，我来摘蒲公英时，看见两个人从旁边高地上下来，他们肩上扛着、手上提着，是什么东西呢？一看，原来是野笋。他们采摘的数量太多，一捆又一捆。我就知道了这里面盛产野笋，而且是我特别喜欢的两种胖笋。

今年这里空里的楼盘开工了，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多少天以来一直下雨，前几天我试着来了一次，结果想都别想，还没接近山体，鞋上沾的泥巴就非常厚了。昨天多云一天，今天带个塑料袋，试着来看看。如果跟上次一样路走不得，今年春天的摘笋愿望只怕就得放弃了。

没想到只多云一天而已，泥巴居然干了，可以踩了，不过楼盘施工，以前摘蒲公英进竹林的那条路没了，我绕路前探。碰到几只狗，不跟狗啰嗦，捡起掉落在地上醒目的竹笋，狗们深明世故，本来气势汹汹冲过来，马上也不跟我多计较，掉头消失在小路另一头。

小路旁边是菜地，菜地挨着大竹林，大竹林下空旷，四处长着春笋，长得急的有尺多高了，阳光少的地方，就还只长成“蔬菜模样”。我对笋的知识贫瘠，只知道家笋和野笋，家笋就是别人家种的，不能摘，如果摘那就叫偷；而野笋是可以随便摘的。十几年前我带人骑摩托车去户外，在山顶看到漫山遍野的家笋，大家喊了，叫他们不要急，返回时再挖，没人听，我也只好随波逐流。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家笋从小我就不喜欢吃，我只挖一支，最多两支，而他们尽兴。下山时，路边一位大爷看见我们放摩托车上的笋子，叫我们等等，有话问。因为下坡，车子一下子停不住，溜下去一截路，大爷在后面追，我忽然醒悟，火都不点，松开刹车马上跑，跑的过程中再点火。大爷一

老屋

彭新平

草木渐清明，思念如明灯。灯下是昔日的风、鸟儿、老屋和已故的亲人。风儿吹向庭院，田野和菜畦，吹向父母劳作过的每一个地方。

故乡饱经风霜的老屋布满时间的痕迹，显得有些冷清。只有屋前那池塘仍然睁着天空般瓦蓝的目光，倒映着门前父亲种下的那颗高大、红花怒放的山茶花。

目睹这紧锁大门，闲置十余年的老屋，便想起了曾经看到的一首诗：老房旧院早荒凉，回想当年怎不伤；严父灶前添炉火，慈母灯下补衣忙；门前思亲泪两行，无奈再无旧时光；骨肉分离阴阳隔，空留旧物伴儿郎。这首诗似乎就是对我的真实写照。

老屋是我家1973年买下的，原本是一栋供山林场采伐工人住的泥墙杉皮屋，后因搬迁空着，已有七八年时间无人看管，破旧不堪。虽然这烂杉皮屋下雨天到处漏水，冬天凛冽的寒风也会在这没楼板的屋子里冲撞，然而就是有了这栋破房子，我们家从此才结束借屋居住长达三十多年的历史，改变了那种低声下气，寄人篱下的生活。

记得那时，父母听说山林场会卖这栋房子时，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有了一个改变寄人篱下现状的好机会；愁的是子女多，年年超支的穷人家，哪来的钱买房子。更何况，当时村里还有几户条件好的人家，也向山林场申报要买这栋房。

家里离山林场场部有5里多山路，父亲去找场部领导谈购买房子的事不知道去过多少回。如果白天下雨不出集体工，父亲必定去；白天要出集体工，有时就晚上去。那段时间，父亲只要有空就往场部跑。他知道，只有多走才能体现诚心

诚意，才能表现需要房子的紧迫感，才能打动林场领导的心。每次去，父亲都与领导讲实际摆困难。他告诉林场领导，我们家已经借屋住了三十多年，借过五六户人家的房子住；再说这栋房子，本身就建在我家倒塌老屋的地基上。他还说家中子女多，确实困难，希望房价尽量低一些。他请领导尽快去村组核实情况，无论如何要把房子卖给自己。

在父亲的力争下，我家的情况得到了山林场领导的同情和关照。他们拒绝了儿户出高价买房子的家庭，决定以500元的价格卖给我家。

听到这个好事，全家人比过年还高兴，但高兴过后，父母又为没钱犯愁。接下来一段时间里，父母又为借钱而奔波，他们几乎找遍了所有亲朋好友，有的热情相助，有的委婉拒绝，也有的讥讽揶揄。不管别人怎样，父母都笑脸以待。在父亲的记事本写下第8个名字时，已凑齐500元钱。当时，父母拿着那好不容易借来的500元钱相对而泣。我不知道，那是父母心酸还是高兴。那天父母把我们六兄妹叫到身边，指着本子上名字说，你们一定要记得，借钱给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的恩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们一定要争气，长大要活出个人样来。不管咋样，人家这份恩情不能忘。

刚买下房子的那些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甚至为了还债过得更加艰难，但从此我们一家人不要再进进出出看房东的脸色过日子了，那是一种多么幸福的感受啊。

在过去那几十年匆匆而又漫长的旧时光里，老屋伴随着我们长大和兴隆，也随着我们兄妹都在外成家立业，父母的衰老离去而破败。那老屋虽然布满岁月的沧桑，但它仍默默在那站立，好像在等待主人的归来。然而，老屋的主人，我那为老屋与子女穷其一生的父母，却双双悄无声息地长眠于村庄一隅的山坡上。但他们那熟悉的音容笑貌还在眼前，他们双手触摸过的物件仍在，村庄和老屋仍在，这才是我对于已故亲人的最深沉而永久的怀念。

杏雨师恩祭清明

朱忠彪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际际春雨唤故人，杜鹃啼血常失声。也许是半世蹉跎的惆怅，也许是羁鸟念旧的本真，也许是杏雨师恩的长情，平添了这个暮春的料峭与寒冷。踟蹰湘江河畔，驻足分袂亭边，点一柱高香，燃一堆黄纸，遥祭故去的恩师黄存仕老先生，袅袅香烟不由迷蒙了双眼。

印象中，黄存仕老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前身)，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他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讲课声调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课堂上，他唐诗宋词随手拈来，明清小说绘声绘色，往往下课铃声响起，同学们还置身于他所描绘的文学世界中久久不愿离开。四十年弹指已去，仍记得我的作文每一次被他用红笔在许多精彩处划上一连串的红圈圈，并作范文在班上宣读的场景。现在想来，我之所以后来选择读文科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熏陶。

黄存仕老师并不高，甚至于有些瘦小，戴一副黑框老式眼镜，貌似很平凡的样子，但平凡中蕴含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他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也是一位宽厚仁爱的长者，更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引路人。

那时候作为家中老满的我很是调皮，小学在我家隔壁的国营林场子弟学校念书。离家近，父母管得紧，所以本性有所收敛，但“妈妈追打的完整童年”一样没少，好在学习成绩还好，初中考上了县五中重点班。但离家远了，我开始过上天马行空的学校寄宿生活。我自小就喜欢看小人书，还有《故事会》《少年文艺》等一些杂志，县五中中有个图书馆给我借阅图书提供了条件，加上身边没人管了，课余时间我基本沉浸在文学的海洋中，有时上课也忍不住偷偷地看各种名著，学习上没怎么用心，我初一上学期凭着小学的基础，期中考试成绩尚排在班上前列，但期末全县统考，除了语文，其他几门功课几乎全蒙覆没，这极大地打击了我的自信心，在老师的叹息、父母的责备下，我特别自卑，内心深处甚至觉得自己无可救药，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

也许是老天眷顾，让我遇见了黄存仕老师，在我人生至暗时刻，正是他用心、用情点亮了我的心灯。在我心性成长重要关口，正是他给我扶正了航向、扬起了风帆。初一下学期，县五中因中学整合而撤销停办，我被安排到本乡中学插班读书。记得那年开学季，我到乡中学报到找不到报名处，还远看到一个清瘦的老师迎面走来，我就向他打听报名的去处，他很热心地带我到报名处报到。后来分班才知道这就是我的班主任黄存仕老师。因为当时县五中比本地乡中学办学质量要好，再加上我又是五中重点班转来的，所以黄老师很是看重，在开学班会上专门对我的情况作了介绍，特别表扬我在县五中初一上学期期中考试成绩优秀，在整个乡中学初一年级应该是名列第一，并指定我当班长。班会后，他又专门找我谈心，要我集中精力当好学习的表率。一时间让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暗下决心，决不能辜负了黄老师对我的期望。我从此改变了任性调皮的毛病，学习上倍加用功，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不懂的就经常向老师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初一下学期期中、期末考试，我的成绩总分都排在年级第一名，尤其是黄老师所任教的语文，我基本上都是高分，作文成绩特别突出。

因为乡中学离家近，我开始读通学，每天一大早赶到学校参加早自习，晚上晚自习完再回家。初二后，我们乡中学搬迁到了离家较远的新校区，我又过上了住校的生活，学校宿舍虽然是新的，但床架和床板是原来学校搬过来的旧的，我睡在寝室里被虫叮咬得满身是坑，又痛又痒，没办法只能睡在教室里。黄存仕老师知道后，专门到我们寝室里打药治虫，又特别安排我就住在他的教工宿舍里，他儿子是我的同班同学，正好和他儿子结伴同住。他还经常抽空在学习上和生活上给我“开小灶”，俨然就是一位“陪读家长”。

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黄存仕老师经常说：知识改变命运。也经常给我讲：一份付出一份收获。反复叮嘱我：要立大志、下苦功。黄老师的谆谆教诲激励着我、引导着我，使我不敢懈怠，学习成绩始终处在全校年级前三，初中毕业顺利考上省重点高中，并被保送读大学，学成后分配到株洲工作。随着我的不断成长，慢慢地我离黄老师越来越远，只有过年过节回老家才能短暂一聚，但我与黄老师心与心的距离却从未缩短，黄老师对我的恩情终身难忘，对我的教诲一辈子受益。

山高水长，斯人已去，只叹落花红管有情，化作春泥更护花。清明时节祭奠恩师，其实也是检视自我，虽然过半百，也许我并没有达到老师对我的殷殷期许；虽然跋涉半生，也许我并没有做出值得老师称道的骄人成绩。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也成了一名光荣的教育者，恪守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人生信条，传承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事业。以此告慰恩师在天之灵。

